

書評

《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讀後

陳惠美*、謝鶯興**

書名：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

作者：溫台祥

出版社：台北·經學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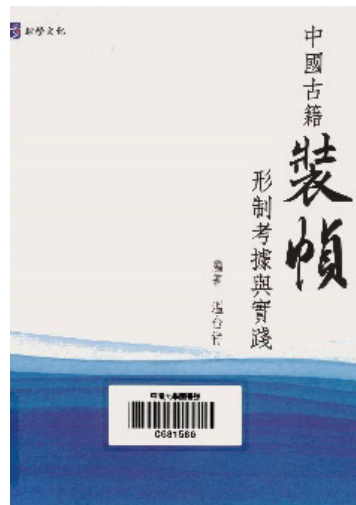
ISBN：978-986—97988-0-8

壹、內容概述

本書是討論刻寫書籍的材料、製作，裝幀形式、各形式的優缺點，形式的演化，兼談紙質防蟲的專書，共分為十五章，各章名稱如下：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黏著理論及黏著劑選用原則
- 第三章 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
- 第四章 簡牘
- 第五章 帛書
- 第六章 卷軸
- 第七章 害蟲綜合治理與黃蘗染潢
- 第八章 合帙管理與經帙
- 第九章 貝葉經及梵夾裝
- 第十章 經摺裝
- 第十一章 黏葉裝
- 第十二章 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
- 第十三章 蝴蝶裝
- 第十四章 包背裝
- 第十五章 線裝

第一章〈緒論〉首先略述「書籍裝幀形式的演化」，再說明所使用「資



*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料來源」，特別以將近五頁的篇幅敘述「敦煌遺書與國際敦煌項目」，略顯敦煌出現的文物與書籍裝幀形式演化的關連性；其「研究方法」是使用「結合科學方法及 1925 年由王國維提倡之二重辯證法」，針對「科學方法」是「一種認知的方法」，對「所提出對事件的解釋稱為假說(hypothesis)，所有的假說都應可證明其為真(true)或假(false)。如果既不能證明假說為真，又不能證明假說為假，這時所研究的議題很有可能是一個假議題或是偽議題。」以文獻學中會提到的「旋風裝」為例，就認為「目前似乎是處於偽議題狀態，在研究者間並未獲得共識」而「不予以討論」，亦即談論「書籍裝幀形式」，並不受傳統說法的拘限。

第二章「黏著理論及黏著劑選用原則」，著重於黏著理論、定義、及黏著劑選用，並分析黏結處的結構，提供一些基本概念。

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從小麥澱粉漿糊的性質，到生產方法、糊化與凝膠化與調製、注意事項，並論及傳統漿糊的製備與古文獻的記載，供研讀者參考。

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別論「簡牘」、「帛書」、「卷軸」三種早期書籍的形式，各分若干節敘述各自的使用時代，材質、名稱、形製、繕寫及收藏等。因「卷軸」是首先使用紙質的形式，故論及生紙、熟紙的不同，如何以黃蘗染潢以避蟲害，卷軸的部件名稱與製作的方法。

第七章「害蟲綜合治理與黃蘗染潢」，著重於紙質文物受蟲害與如何防治，古人以黃蘗染潢以防患的作法，兼及對「裝潢」一詞既指「裝裱及以黃蘗染黃」與「書籍裝幀」兩種。

第八章「合帙管理與經帙」，則著重在藏經的種類與部帙繁重的合、分與管理。此類的分合與管理，和傳統目錄學的部類處理方式是具同工異曲的。故敘述它的歷史演進，並對相關的名詞釋義。

第九章「貝葉經及梵夾裝」，針對造紙術之前，源自印度，藉由貝葉製作的書籍—貝葉經，傳到中國，加上造紙技術的使用而演變為紙質的梵夾裝。

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分別討論紙質文物裝幀而成的「經摺裝」、「黏葉裝」、「蝴蝶裝」、「包背裝」，到現今仍為人所熟知的「線裝」等形式。敘述各形式出現的背景，皆為因應紙質的出現；為便於閱讀與防止散佚的考量而產生的裝幀；也因各自的缺點而改變裝幀的形式；為讓讀者瞭

解而詳細說明各形式的製作、裝幀的方法、步驟，各物件相關部位的名詞。其中在第十二章，藉由現存敦煌遺書實物，針對文獻記載的「縫績」或是「縫綴」的名詞，提出「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的觀點，此即溫教授在〈緒論〉提到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運用地下出土之新材料，來和現存古文獻的記載進行相互印證的實踐。

貳、本書的特點

溫台祥教授〈自序〉將紙質文物維護大致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實作部分，其二是紙質文物維護理論的部分。本書屬中國古籍裝幀部分，計畫在完成本書後，撰寫紙質文物維護理論相關文字。」亦即他「投入字畫及古籍維護之學習及研究」近二十年的文字成果。誠如莊芳榮〈序言〉所說：「書籍裝幀是工藝技術」，「書籍裝幀也是應用技術」，而「應用技術的特色為使用當時成熟的材料與方法，實踐出相對低成本的成果。」溫教授《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一書，實際上可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從考據面，二是從實踐面。

一、考據面的特點，是「徵引資料宏博」

根據文獻記載，考證問題的正確性，是一般慣用的方法。溫教授徵引古今中外的資料，並且遍及當今藉由網際網路便利性而取得的電子資料庫與國內外網站的資料訊息，搭配其手中擁有的照片與實物相對照，凝結而成為他的研究成果。

(一)徵引古代文獻

紙質文獻來看，古代典籍遍跨經、史、子、集四部，近代則涵蓋中外文獻。

徵引古代文獻而言，例如在第四章〈簡牘〉，談「一、最早的書籍形式」單元(頁 89)，概述「簡冊書籍裝幀工序」之後，隨即引用經部的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首》、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第十五卷》、《尚書·周書·第十六·多士》等諸經部之書，證明「簡冊是中國書籍的第一種正規形制」。

徵引史部之書，如第四章〈簡牘〉「三、簡牘在學術上之重要性」單元，徵引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頁 97)

說明「與馬王堆三號墓帛書分爲德與道兩篇相符」。

又如第六章〈卷軸〉「一、紙寫本之興起」單元，在「(二)紙本書籍的興起」(頁 190)，談紙張出現與使用的歷史，分別引用《後漢書·宦者列傳蔡倫傳》、《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經籍一》記載。「三、書寫用紙」單元(頁 196)，談用紙，則徵引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右藏署》、《新唐書·卷五十七·志第四十七·藝文一》、《唐會要·卷三十五》說明「唐代集賢院使用麻紙的情形，使用數量相當大。」

徵引子部之書，如第六章〈卷軸〉，談「二、最早紀錄書籍裝幀及維護的文獻」(頁 195)時，認爲最早紀錄紙質書籍裝幀及維護的文獻，應是北朝北魏時期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隸屬子部)。

徵引子部之書較多者，是在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的「八、中國傳統之漿糊製備相關文獻」單元(頁 65)，徵引子部藝術類諸書，如：1.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裝背裱軸》，2.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九·黏紙縫法》，3.明·劉基《多能鄙事·卷五·背書畫法》，4.明·周嘉胄《裝潢志·治糊》，5.明·文震亨《長物志·書畫·糊法》，6.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法糊方》，7.明·馮夢禎《快雪堂漫錄·治糊兩法》，8.明·曹昭撰，明·王佐增補《新增格古要論·卷九法糊》，9.明·周履靖撰《群物奇制·文房》，10.清·周二學《賞延素心錄·糊法》，11.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裝潢法》等書。

徵引集部之書雖然較少，但如第十四章〈包背裝〉，在「三、包背裝之實例」單元談(二)軟面包背《四庫全書》(頁 497)時，論及：「《四庫全書》皆以館閣體手工繕寫，館閣體強調楷書的共性，即規範、美觀、整潔、大方，並不強調如今所謂的個性。」即徵引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記載：「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又，清高宗乾隆《御製詩·五集·卷十七·文津閣作歌》，闡釋四色分類內涵意義。

(二)徵引中外學者論述暨網路資料

徵引近代中外文獻並及網路資料，以圖片證明論點者，全書處處可見。如第四章論「三、簡牘在學術上之重要性」(頁 95)，概述「從二十世紀初以來，於中國發掘出土大批古代文獻，如甲骨文、金文、簡牘帛

書、敦煌寫卷等。出土文獻長期掩埋於地下，保留文獻當時原貌，具有文獻真實性(authenticity)」之後，即引用近人著述(頁 95)，如：李鵬旭〈百年來簡牘出土數量新統計〉(見《絲綢之路》)，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等書，並及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將古代文獻區分為『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分類的觀點。

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頁 53)，即徵引英文文獻，如提到「根據文獻記載，中國至遲於唐代」，註 37 標示參考：「Belitz, H.-D. Grosch, W. and Schieberle, P. (2004) Food Chemistry. translation from fifth german edition by Burghagen M.M., Springer, New Yor, 317pp.」提到「小麥澱粉以不溶於水的半結晶顆粒形式存在」，在註 39 標出參考：「French, D. (1 973)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tarch.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37, 1048-1061.」

「三、生產小麥澱粉的方法」單元(頁 70)，談「(三)日本古糊(Furu-nori)」，在「1. 古糊之使用」說：「日本裱褙師會使用特別調製的『古糊』(Furu-nori)維修和修復字畫。」及「2.特性」說：「良好的古糊是雪白色或淺茶色、淺黃色，古糊是不透明的固體，質地易碎且幾乎是乾燥的。」即是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述。

就敦煌出土文物來說，大部份都在俄羅斯、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等地，誠如在第一章〈緒論〉的「三、敦煌遺書與國際敦煌項目」(頁 19)，徵引出土文物之實物或照片，說：「國際敦煌項目是一個開創性國際合作計劃，目標是使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其他考古遺址出土的圖書、繪畫、絲織品以及藝術品資訊與圖像能在網路上免費取得，並通過教育與研究項目鼓勵使用者利用這些資源。」(頁 22)因此，本書大量運用這些圖片印證其論點。

二、從實踐面的特點，是詳細記載工法

作者在第一章〈緒論〉的「二、資料來源」說：

本書的內容係把梳長期以來中外相關期刊論文、書籍、研討會論文、圖書館及博物館展覽時發行之圖錄、各大拍賣場古籍拍賣專場圖錄、「國際敦煌項目」網頁提供之各國收藏之敦煌遺書實物照片及圖書館及博物館展覽之實物觀察、撰者近 40 年來收藏之各種形制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體複製之結果，撰者就前述各項進行探

討，並作為撰寫本書之基礎資料。(頁 19)

因此本書從第四章〈簡牘〉到第十五章〈線裝〉止，都可以看到他經由「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體複製」之後而記載下來的各種工法。

如第四章〈簡牘〉，談「一、最早的書籍形式」(頁 89)，先概述：「簡冊書籍裝幀工序包括：截鋸竹木材、殺青或風乾、刮平打磨、切契口、塗膠、先編聯後寫或先寫後編聯、等齊及裝飾等」，於「七、簡的編聯」說明編聯工法(頁 129 的「(二)編繩編聯方法」)：

編繩的方法有交錯編聯及打結編聯兩種。簡冊的編聯方法，先將書繩兩道打一實結連接，將第一枚簡置於繩結之旁二繩之間。在簡的左側將二繩上下交錯或打結，再將第二枚簡置於上下交錯或打結的編繩左側，在簡的左側將繩交錯或打結。然後不斷重複放置簡及交錯或打結編聯，至最後一枚簡為止。最後打一實結收尾，使編聯牢固。收捲的方法是以最末的一枚簡為軸，內文向裏，從左向右收捲成一卷。

又，第六章〈卷軸〉談「九、製作卷軸裝的方法」(頁 237)時：

1.首先裁書寫好或印刷好的紙葉，第一張紙葉右邊留些空白，以備黏接標之用，左邊切至與最後一行字平齊。第二張紙葉右邊切至與前一張紙黏接後留有一行與其他空白寬度相同，黏接處寬度均 5 毫米左右。

2.用隔糊紙，在第二張紙葉隔出右邊 5 毫米左右，塗上濃糊。將第一張紙葉左邊黏至第二紙葉右邊塗有漿糊處上方，前紙壓後紙。如此反覆操作至黏完所有紙葉。

從前列的兩道工法即可瞭解這種實作的說明，非僅口頭轉述他人的工法。

在第九章〈貝葉經及梵夾裝〉談「二、貝葉經」中，在「(四)貝葉經的製作」(頁 339)談貝葉經製作工序，「主要過程是經過採葉、裁切、洗貝葉、水煮、水洗、曬乾、壓平、彈線、刻寫及穿孔制匣等工序。」

在第十章〈經摺裝〉(頁 359)談「六、經摺裝的製作方法」(頁 381)，分為：1.印張，2.摺葉，3.連接，4.打磨、裁切，5.裝封面，6.貼書籤，7.用紙板製作面封，等步驟，逐一說明。

在第十一章〈黏葉裝〉(頁 385)，從「敦煌遺書中黏葉裝」(頁 390)

照片觀察中歸納出「五、黏葉裝的裝幀方法」(頁 429)，有：1.逐紙黏連，
2.整疊紙黏連。並附上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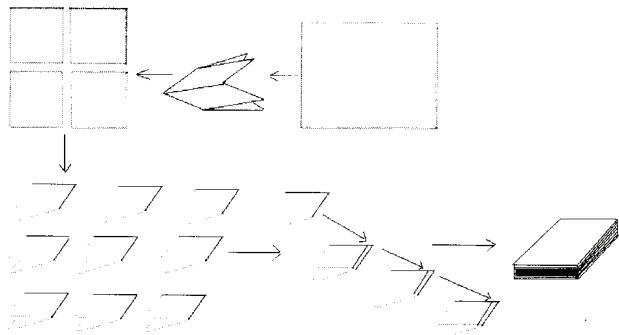


圖 11.2 逐紙黏連

讓有意藉此學習者有參考的圖片，可以依法炮製，不需自行摸索而浪費
太多的時間與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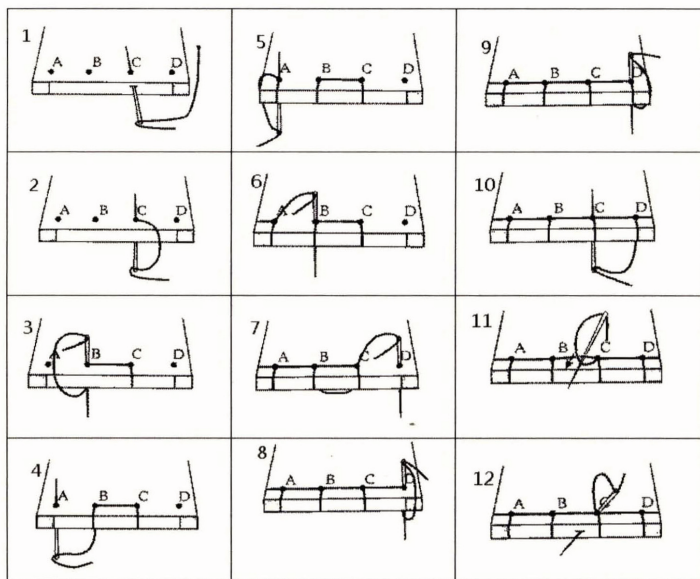


圖 15-6 線裝書四眼綴釘法縫綴方式

又如第十五章〈線裝〉的「二、線裝書」單元，引磨墨主人所編《古
今秘苑》，在該書〈釘書十約〉最後一條，提到：「約每書一本線經七本
書長方可，長條雙扣，此極厚本頭而言，若薄本頭只須經六本足矣，極
厚者再加。」(頁 513)並附上圖示，惟恐讀者據以參考施作時仍存迷惑，
再於「六、線裝書裝釘方法」單元(頁 521)，藉由文字敘述穿線的步驟，

即：從書冊正面右方第二個錐眼開始縫線。將針從書背中間插入，將線頭撥到書腦中間夾好，使其不外露，最後回到右邊第二錐眼，打結後，將針穿過書眼然後將縫線往下拉，使縫線的線結嵌入書眼內嵌緊，線結切忌外露可見，若兩股線有相纏之處，用針或用尖頭鑷子撥順。

參、讀後心得

本書是溫教授「由於家藏古籍與字畫蓋有一定數量，因此投入字畫及古籍維護之學習及研究。」（〈自序〉語）是他在「近 40 年來收藏之各種形制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際複製之結果。」（第一章〈緒論〉語）。因此研讀他在古籍形制敘述的相關章節中，經由他詳細記載各種形制的製作工法，並使用圖示配合文字的敘述，強化參考學習的途徑。

筆者素昔即對文獻學頗感興趣，曾陸續翻閱傳統文獻學的書籍，對於傳統書籍形制的演變，一直認為是值得推廣的項目。近年來，有機會參與線裝古籍的整理，後來又加入線裝古籍的縫製、簡冊製作的研習，在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不甚充足的現況之下，僅能依賴自行摸索、閉門造車的試作而已。

一、習作縫製線裝書

以線裝書縫製來說，雖然有實物可以參考，擔心分解後會損害到書籍本體而作罷。台北國家圖書館曾印製線裝書穿線的圖示，但又看不出如何藏線的竅門，也無法確知線的長度應需多少。回顧剛開始修復脫線、斷線的線裝書時，因為寡聞淺識，不知有磨墨主人編《古今秘苑》，更不知該書〈釘書十約〉，提到「約每書一本線經七本書長方可，長條雙扣，此極厚本頭而言，若薄本頭只須經六本足矣，極厚者再加」的記載，只能採取「土法煉鋼」的方法：先丈量書籍的長度，以原書的線是雙股，加上繞行書背的長度（依書的厚度考量），認為至少需要書長的六倍，為保險起見，先以七倍計算。

接下來是藏線固定的問題，雖然「製線裝書穿線的圖示」有從第二孔下手，但是如何固定線頭？由於現有的線裝書並無線頭外露的現象，不能有如縫衣服般的將兩股線打結在書外；穿好線之後，要如何收線並固定而不會讓線鬆動，同時線結也不會流露在外，可真吃足不少苦頭。最後總算在起針的第二孔處打結，再穿過該孔拉緊後剪線，可以使線的

結頭、固定且不會外露了。

二、習作簡冊

一般談論圖書形制諸書，大都著重在書寫和攜帶考量，以龜殼、骨頭上的甲骨文，書寫在絹帛、竹簡或木牘上的文字為早期的書籍形式；不將刻畫在陶器上的符號或文字(陶文)、鑄在鐘鼎彝器上有文字(金文)的視為早期書籍的一種。

近百年來，甲骨文與簡冊的出土文物頗多，也有許多的出土的圖片、報告，可供參考其形式。筆者在縫製線裝古籍的摸索中，找到一些心得之後，注意力轉向更早期的形制，如龜甲、簡冊的仿作；在考量龜甲取得不易，且恐有殺害動物之嫌，仿作時需使用尖銳的金屬或雕刻刀等工具，以其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而作罷。

其後，筆者轉向簡冊的仿作，是以相關文物出土報告和圖片顯示，這類的簡冊形式，頗類一般診所醫生看病所用的壓舌木片，也類似坊間竹藝社、工藝館出現的竹片。但壓舌片長度略顯短小，且木質的表面在書寫時，文字會被暈染開來，可能需要再進行加工處理。而台灣是竹子的產地之一，就近的南投竹山，即有許多竹藝館，竹片的取得也較容易。經由尋訪與實地瞭解後，竹藝館可以進行削平、磨光、上漆等工法的處理，因此在書寫時，文字不致於產生暈染的現象。解決材料問題後，於是進行簡冊的仿作。

簡冊的仿作，除了竹簡的厚度、寬度、長度之外，還要注意編聯成冊的繩子，以及繩子的固定不使其滑動。竹簡本身的條件受限於材料的尺寸，無法依照出土報告所列出的大小，編聯成冊的繩子，也無法採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的細牛皮，因而僅能利用現有的麻繩。初次的編聯，發現竹簡會滑動且不易固定，因此再仔細尋找圖片，才注意到原來還有類似破損的缺口(即鏤口)，依樣畫葫蘆的利用銼刀琢出缺口，再編聯竹片，已經可以固定且不易滑動了。在書寫文字時，原本有意使用毛筆，但因竹片已上了底漆，水性的墨不易附著，改用奇異筆之類的油性筆書寫，終於完成類似早期書籍形制之一的製作。

加上偶然地從台北孔廟的商店，看到迷你型的《論語》竹簡，它的形式讓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文化傳承工程，只是所需的經費遠多於紙質的線裝古籍縫製。

由於自個的「閉門造車」，不曾留意坊間有無這類的研習機會，因而採取「土法煉鋼」的模式仿作，確實花費頗多時間。溫教授這本書的問世，內容涵蓋了傳統書籍的數種形式，對各形式的介紹，如「『簡』是用竹或木加工而成，片解成長條形的薄竹片或木片」（頁 91），「簡冊格式是指作為書寫材料的簡冊的格式，簡冊格式內容包括簡冊的選材、修治、長度、編聯、繕寫、題記、符號及容字。」（頁 105）對「簡的編聯」，詳敘「編繩的方法」（頁 129），「編繩道數」：有一道編到五道編（頁 129~137）。

第十五章〈線裝〉（頁 511），不能免俗的羅列「線裝書外觀及書冊各部分名稱」，分：1.書口，2.書脊，3.書首，4.書根，5.書眼，6.書腦，7.書角，8.書籤，9.書衣。（頁 513~517）；對「線裝書的版式」，分：1.版框，2.葉次，3.欄線，4.版心，5.魚尾，6.象鼻。（頁 517~521）讓我們認為最受用的還是在「線裝書裝釘方法」（頁 521）的「縫線」（頁 537）。所謂「頓開茅塞」，可以用在拜讀溫教授一書的感受。

三、關於縫綴的形式

第十二章〈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頁 431~472）是溫教授專章考證歷年來文字在傳抄過程所發生的錯誤。在「一、縫綴裝」單元（頁 431）概述「使用線縫綴的冊葉」的形式是：

先將數張紙葉對齊對摺成一個書帖(signature)，再將數個書帖整齊疊成一疊，然後用針將麻線、絲線等於書脊折疊處縫綴。於每一書帖最內部，縫綴以經線以固定單一書帖的各張紙葉。於相連書帖間，縫綴以緯線以固定連綴書帖。集紙葉成書帖，集書帖成疊，縫綴書帖成冊。」

讀完本章溫教授依據敦煌遺書中實物縫綴形式記載，筆者聯想到此種裝訂形式，類似現今裝訂之一——騎馬釘的運用。一些期刊雜誌的抽印本，由於篇幅不多，採用膠裝比較不容易黏著，而使用釘書針，在摺頁的地方釘上，形成所謂的「騎馬釘」。而這類的騎馬釘，在一定數量的紙張範圍內即可裝訂。

至於頁數超過 500 頁的，因書籍厚度太高，若使用膠裝，裝訂處文字處不易打開，而導致閱讀上的困難；若因膠裝用的膠質不佳，更容易在裝訂處裂開，而使書籍斷裂內頁散逸，因此往往也採用每八張紙（或 16

張)爲一單元，先行打偶數孔目縫線，再進行裝訂的方式。還有一般的精裝書，都是採用這樣的方式。

以往僅覺得這是裝訂實務優先考量的結果，拜讀溫教授的實作記載，恍然大悟，原來這種裝訂方式有其歷史淵源。

肆、建議

「雞蛋裏挑骨頭」，是從求其完美的角度思考。溫教授花費「近 40 年來收藏之各種形制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際複製之結果」(頁 19)，藉由文字書寫後出版，無非是本著「施予金針渡予人」的胸懷，誠如莊芳榮〈序言〉所說：「只要有文字，就必須有乘載文字記錄的載體，集結文字成書以傳播知識與技術、發表經驗、闡述思想、散播論點。」(頁 11)雖然不是用來讚揚溫教授此書，但研讀之後，即深深感受到他以弘揚傳統文化爲己任的念頭。

因此，本著「忠實讀者」的想法，略盡讀者的義務，兩點建議，或可提供溫教授於本書再版之時，當作參考。

一、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肯定；談裝幀的實作，建議將詳談理論的部分移作附錄

正如黃光男〈序言〉所說：「溫教授三十餘年對中國古籍的收藏研究未曾稍減熱情，豐富的古籍收藏，讓他得以從實物中領悟『與其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真理，科學是依據『實物』、『證據』進行研討，而非只憑片面文字或口耳相傳。」溫教授「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下，提出是『縫綴』不是『縫績』」(引莊芳榮〈序言〉)的論點，是透過出土文物的觀察，配合文獻上的記載，進行考據、論述，本書的第十二章〈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正是他「本於由證據說話的原則治學」(引莊芳榮〈序言〉)。

但第二章〈黏著理論及黏著劑選用原則〉，雖本著「簡單介紹黏著技術的一些基本術語，使讀者熟悉黏著科學中使用的基本術語俾撰者與讀者較容易對話與溝通」(頁 29)，其後列出「黏著處結構」、「基礎黏著理論」兩個單元詳談結構與理論。

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頁 53)，詳談「製備小麥澱粉漿糊」(頁 76)、「塗布小麥澱粉漿糊時注意事項」(頁 77)、「中國傳統之漿糊製備」(頁 81)，認爲「小麥澱粉漿糊特性」，是「具有良好

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使用小麥澱粉漿糊黏著紙質文物時，不論經過時間的長短，用水適當潤濕紙質文物一段時間，乾燥硬化的小麥澱粉漿糊會充分膨潤，即可輕易將黏著在紙質文物上的物件移除。」(頁 64)是務實地著眼於未來文物的修護。其後，詳論「小麥澱粉化學及物理性質」(頁 54)及「小麥澱粉糊化與凝膠化」(頁 72)兩個單元的化學及物理性質。

誠然，兩處都是溫教授撰寫時，為求便於對話的考量而特別詳述；只是，有關化學及物理性質的文字，實屬專業，讀者未必能確實掌握。建議在這兩處，簡要繫入，專業的論述，則自成一章做為附錄，依讀者能力自行閱讀。

二、有關遺漏、訛誤、重見或書名符號調整的建議

前人有云「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撰者書寫是配合思緒的流動而落筆，難免會有漏字、誤字或衍字的現象。由於自己寫的文字不易發現失誤，就有勞他人代行，特別是排版成書之前，編排者是需要協助處理這種現象的。

(一)書中若干遺漏待補充者，如第三章的「二、小麥澱粉化學及物理性質」單元的「(一)小麥澱粉之結構」(頁 54)之後，序號即跳到「(三)工業化量產小麥澱粉之特性」(頁 58)；同樣地，在「(七)小麥澱粉之 pH」(頁 63)之後，序號即為「(九)小麥澱粉漿糊特性」(頁 64)，是序號有誤或是遺漏了序號「(二)」、「(八)」？

(二)誤字待修改者，如第三章「(一)古代文獻之記載」(頁 77)引「明·周嘉胄撰有《裝潢志》，但同頁的註 114 作「明·周嘉胄《裝『演』志》，頁 81 作「明·周嘉胄《裝『演』志》」。「(八)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閉』清賞箋·法糊方》」(頁 84)，頁 87 表格亦作「燕閉清賞箋」，應是「燕閒清賞箋」(或作「燕閑清賞箋」)之誤。

(三)衍字待修正者，如第六章「(二)紙本書籍的興起」(頁 90)，引述說：「王國維(1923)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頁 92)，在註 510 標示：「王國維(1923)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

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頁 92) 這段說明中的【】符號，明顯重出。

又如第七章「(二)圖書館藏書之蟲害防治」(頁 242)，敘述「蟲害治理使用藥物進行殺滅，化學合成殺蟲劑種類甚多，對害蟲的作用各不相同，按其作用方式可分為以下幾類：胃毒劑、觸殺劑、內吸劑、薰蒸劑、誘致劑、『拒食劑、拒食劑』、驅避劑、昆蟲激素、抗幾丁質合成劑、抗保幼激素劑等等。」其中的「拒食劑」重見。

第九章「(一)貝葉經」(頁 328)，在談及「藏傳佛教」分佈地區時(頁 330)時，在註 908 標示出處：「班班多傑，〈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化歷史之再考察『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化歷史之再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篇名中的「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他歷史之再考察」等字，明顯重出。

(四)書名號的使用與一致性

書名號的使用，如第七章「(一)染書及染紙」(頁 244)，談文獻最早記錄「潢」字為染書或染紙義的，可以上溯到東漢劉熙所撰之《釋名》，同頁的註 664 標示：「《釋名》，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1 冊》」，一般而言，標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1 冊」為宜。

又如第八章「(七)分間分隔貯存法」在談及「自《隋書·經籍志》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頁 278)之後說：「連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28 冊、《四庫全書考證 72 冊》」，書名號一在「提要」二字之後，一在「72 冊」之後，亦宜一致。

第十五章「六、線裝書裝釘方法」，在談到線裝書裝釘的工序和方法時，引用《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第十五章裝訂修補法》(頁 522)，同頁的註 1197 標示：洪有豐，《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第十五章裝訂修補法·(甲)裝訂法·(一)中式裝》，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26 年，》，於「1926 年，」逗號之後衍一書名號。

(五)用字的統一，如第七章「(三)以黃『藥』汁染紙的方法」(頁 248)，同頁的「(1)古代係以川黃『藥』染紙」，「藥材川黃『藥』及關黃『藥』屬芸香科」等，是用「藥」或用「藥」？宜一致性。

以上僅就拜讀所見，略提幾點，目的在於臻於完善。